

鬼神而信不喻朝列豈不悲哉先是金白爲我羽翼虎兎爲我鞭箠熊羆之旅有劉杜諸將悍衛之圍有開鐵諸城而金錢數百萬又足供軍興揮霍可戰可守千載一時而覆敗相尋倏忽開禍若斯之烈也于時屬夷橫殲羣醜二心忠骨莽沙場百雉盡成虜穴大勢已去不絕如綫而熊廷弼不難身當其任勉力支撐歷秋及春保得

陵京須臾無恙試平心覆按亦足明功罪得失之林矣卽今內外隔閡泉竭釜枯士馬殫卧纍卵之危朝不謀夕乃請兵無兵請餉無餉咨部而部不應叩閣而閣不應則廷弼之危不危于奴虜而危于廟廷廷弼之爲孤注不獨孤于兵將寡金錢乏而孤于連茹者少掣肘者多也近據塘報奴酋與紗花等營合謀狂逞而火藥之焚適與時會一時軍民上下惶懼不知所稅夫經臣卽不惜以身殉國其若



宗社何是在當事諸臣開誠集思僉謀立斷爲披  
髮纓冠之往無再悠悠坐視岌岌竟委于氣  
數之莫可奈何也夫時方焚棟燎原斷非唱  
籌量沙之所能效尤望

皇上不愛封樁而愛

宗社終從諸臣之請慨發帑金數百萬接濟芻粟  
舟車之用俾職等不徒爲虛願而實見施行  
尤幸之不幾者若乃特開遼餉事例折改十  
庫本色籌屯種之策於近邊導鑄錢之利于  
京省廣經理之助於練臣一切行政用人不  
復頃刻姑待庶方蹶之天或可挽回于萬一  
乎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題爲建夷謀  
犯益工廟廊偷安益甚懇乞

聖明及時用人修備以保

宗社事臣本書生不諳軍旅

皇上不知其年稟才弱用爲協理戎政則京師安  
危臣有責焉臣到京八月建夷踰伏不出亦



已八月然夷之不出非有懼于我也亦非有  
愛于我也將養威蓄銳求大逞志于我也臣  
讀宋名臣傳見吳璘與胡世將論金人用兵  
云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  
部之間勝負決矣至女直則勝不追敗不亂  
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  
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自昔用兵所未嘗見今  
建夷之兵卽女直兵也其精悍堅忍固難敵  
矣近見遼東巡撫周末春疏稱賀世賢捉獲  
奸細供建夷屯兵境上稱病以誘我又遣抄  
花使人報稱物故以怠我又欲遣兵先攻金  
復海蓋使賀世賢還兵救援而後使李永芳  
直取遼陽其計如此可謂着着俱有成筭且  
聞夷地米貴斗至一金當慮其先向金復海  
蓋截我糧道而劉國縉所募之兵盡伍脫逃  
四衛空虛所謂攻瑕則堅者瑕奴之畫策可  
謂工矣雖使我無時不懼無事不備猶恐遼  
陽難守禍延山海以及京師而我之所以待



之者何如也開原等道尚缺其四推者未去  
未推者又無吏部可推軍旅倥偬之中一任  
乏人廢事何泄泄也山海頽城京師藩蔽久  
議修築尚未興工國家雖貧豈少此萬餘金  
錢而畧不動念又何泄泄也三大營軍須科  
道巡視以作其勤而警其怠周之綱奉使過  
家召可立至顧隨起復到京閑居旅寓而屢  
請不下則視我備若可有可無矣又何泄泄  
之甚也凡此皆關遼薊安危宗師保障人方  
謂急於燃眉而上且塞如充耳臣亦知

聖躬違和正在調攝臣子不宜言夷事以震驚上  
心然事關兵機遲一日則寇深一日及今曷  
之猶恐無及况恬不爲意乎漢高帝時黥布  
反欲使太子將兵四皓爲之畫策使呂后泣  
告于帝曰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上雖  
病載輜車臥而獲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于是  
上自將兵而東遂擒布夫爲天下者念及天



下安危雖躬親兵革猶不得以病辭况一舉  
筆之勞乎且一旦萬幾遍覽雖勞而在日月  
之傍豈無左右貴近可代檢尋以聽

皇上發閣票擬批行者乎管子曰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臣懼

皇上之懷之也伏乞勉惟

宗社大計速將臣所言用人修城二事立賜檢發  
令閣臣票

旨施行其餘重大政務如補閣臣點大僚下考選  
以漸而舉則戰勝在廟堂之上建賊雖強無  
能爲也轉危爲安惟在此日惟

聖明留意焉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客兵格鬪相傷居民  
被害甚慘懇祈

聖明嚴

勅處分以肅法紀以杜釁孽事本月十七日據分  
守通州叅將徐永壽總統四川土兵援遼總  
兵陳策各揭報川浙援兵爭殺緣由職聞之不



勝驚詫曰何兵無紀律將無約束一至此也  
因念禍始有因傷數未確候核實具題間已  
而按臣王象恒關臣董元儒各有疏矣細閱  
情節起于片言之爭遂成大閱之際兩兵殺  
傷未已也而斃及民命矣混搶行李未已也  
而折及民房矣砲聲與喊聲齊鳴幾至天地  
搖動城磚與屋瓦皆震何異夷虜兇殘通民  
何辜遭此異劫階之爲厲漸不可長其統兵  
將官並首禍姓名應從巡按關之請查明候  
勘分別究處職可無贅獨計此援兵也皆遼  
左所幾幸旦夕蚤到以扞衛疆圉驅堵酋虜  
之需也廼未嫻師中之律轍操室內之戈不  
啻閫外之捷頓起穴中之鬪似從來客兵所  
未有者夫兄弟閱墻外禦其侮兔死狐悲惡  
傷其類今川之與浙雖分土之毛各爲狐兔  
而四海之內孰非弟兄同一援遼同一客兵  
外侮之未禦而同類之相傷倘從此仇結不  
休恐將來禍至無日于遼事豈有利焉則夫



亟于慰撫以安其心勿令以一朝之忿而成  
莫解之冤曲爲訓諭其氣勿令以小怨  
之私而懈急公之義在此時兩處之兵則當  
督催出關以絕逗留不進之端在後來續到  
之兵則宜安插得當以免嗟怨生事之擾即  
如一秦氏也其來也何銳其行也何遲三千  
之衆屯聚一州數日之淹便釀大釁平日約  
束之謂何秋毫無犯者安在職始壯之今實  
恨之矣茲復有疏請調土兵前來共成一營  
獨當一面內云民兵不可以屬別將而別兵  
亦不可以屬氏雖其情詞之近真未卜究竟  
之有效似應俟彼到遼聽經畧驗試兵果堪  
用具奏議調未爲晚也抑職于此而猶自說  
焉從來禦寇者禦之于門外民兵入衛之說  
該部已失之于前近京屯練之議該部又失  
之于後試觀通津屢被兵害殷鑒不遠怨豈  
在明所當急

勅練兵將見在民兵細加揀閱一番汰其脆弱者



驅使歸農追還安家而以其餘分撥薊末山海各編營伍不時同該鎮道諸臣討軍實而訓練之仍明示以在彼住止不用出關以安軍士之心以習軍士之膽俟其投石超距奮臂揚睂如李牧之士皆願一戰然後惟吾所月而自莫不聽命此古司馬法也老于行間者自當知之惟祈  
陛下勅諭施行

○順天巡撫喻安性題爲畿輔民力已竭疊徵勢不能堪懇乞

聖明軫念予遺亟蠲續派以蘇困累以保邦本事臣等承乏巖疆撫循畿輔遼難之方殷值國計之匱詘凡可以攄一得佐軍興敢不早夜  
晷維以無負任使又何敢違成議竇  
天聽而自取多事之憎哉惟是畿民殘累之極輕重標本之分有不得不爲我

皇上陳其梗概以求寬政于萬一也臣受事以來  
連接戶部咨文催解加派銀兩急如星火夫



地畝加派始議每畝三厘五毫畿民已不堪  
命近又加一倍共七厘矣然猶未已也兵工  
二部因安家馬價器械仍派二厘雖當事者  
念順末二府援兵經擾止派一厘較之各省  
直微減一厘殊不知減一厘之虛名復增一  
厘之實數是有增無減烏知其爲減也夫順  
末二府自奴酋發難以來良將援兵之選調  
盔甲器械之充給營驛馬匹之抽掣以至鐵  
匠木匠之僱募車牛騾驢之辦送爲千爲萬  
無一不取給于此中雖各鎮間有而順末二  
府爲獨多者也援兵之經由紛至踏來本折  
之輓輸肩摩轂擊與夫軍器之運發火藥之  
馱載將士隨征之輜重腹裏由涿州而入以  
達于良鄉通州三河薊州玉田豐潤蘆龍等  
處邊頭由昌平而入以達于懷柔密雲平谷  
遵化遷安撫寧等處並出山海關以抵于遼  
此又各省直之或無或分而順末二府中之  
十五州縣尤合并而獨當其衝者也臣不敢



遙度情形以欺當事日者拜命之後隨謁  
陵而之遵化所過州邑村落小民千百成羣環遶  
而泣訴賦役之徧重疲累之獨苦蕭條悽慘  
之形顛沛流離之狀真鄭俠所不能繪而賈  
誼堪爲痛哭流涕者臣方欲爲民請命求減  
于舊增之內豈堪增之又增至再至三乎若  
以輕重標本而論遼爲手足薊爲腹心疲薊  
以捄遼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前之瘡况  
薊實遼之咽喉咽喉一斷灌輸立竭所謂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是薊之急更倍于遼未有  
捄遼而不先從薊始者也該臣會同直隸巡  
按王象恒合詞上懇伏乞

皇上亟

勅戶部將順末二府三次加派一厘槩行豁免內  
昌涿等十五州縣念其車馬供億之私幫貼  
十倍于加派并將第二次三厘五毫亦行豁  
免在太倉不過稊米而

陵京根本之地殘民喘息之餘得寬一厘亦卽受



一厘惠矣此非直救薊實救遼第一急着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再陳轉運未盡事宜  
以祈

聖裁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周末  
春揭稱云云等因到部送司卷查先該遼東  
撫咨爲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  
事該本部看得遼左兵馬雲集本折不貲而  
允可減省一分以實一分軍餉此本部措餉  
艱難諒亦當事者有同心也所謂牛騾車天  
召募遼人厚其工食或可安家等費况經臣  
牛隻之疏已議牛一日三分夫一日三分原  
無安家今遼撫以每夫安家五兩復議月糧  
一兩五錢帶回養贍又議每日行糧四分月  
計一兩二錢除安家之外每月得銀二兩七  
錢但山西陝援兵用命冲戰除月糧外養贍  
遠者六錢近者三錢乃駕車夫役反得一兩  
五錢之養贍過于西兵數倍恐西兵聞之必



將援比告添且遼左所汰不堪戰者甚多何不爲轉運之用昨兵科亦有以人撥擺之疏業具覆照行何獨駕車不可哉今旣該撫咨會前來事關餉務本部似難專主相應知會酌妥等因移會督餉部院酌議去後今准咨稱查得原派騾車一千輛因遼左向無騾車其原人不習趕車爲何事勢不得不用關內之攔頭掌鞭夫二名而各夫畏憚出關如赴湯火聞風裹足故每夫議給安家銀五兩月

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銀一兩二錢前至遼左教習三箇月俟遼左人熟卽行放回以示招徠而其實州縣僱募尚有私自加監濫于額數之外者此一時權宜之計也續據廣寧道呈稱遼左無夫可用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畱在遼常川輓運其行月二糧照舊支給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但新餉厝處維艱遼事蕩平無日不可不爲裁抑以爲經久之計昨援遼撫手書謂止給月糧而行糧免之若趕牛



夫已派有銀差夫役不必用矣其議深爲得計及查各處車夫出關畏憚先議安家銀兩該地方有奉文預給者又有抵關已給者今若不准開銷則無可追補反增其苦合無查照各州縣有未經給完者每名止給四兩扣其一兩已給完者准其開銷行文遼左每月扣其月糧一錢約以十月扣完一兩之數以後止給月糧不與行糧則于招徠之中亦寓節省之意等因到部卽欲咨覆間復接遼撫會題前因相應一併具覆案呈到部爲照遼左新餉事出創設原無定額但有不得不通融者臣不敢膠柱也又有不得不斟酌者臣不敢濫觴也蓋一錙一銖皆民之膏脂而用一錙一銖又似臣之膏脂也是以關外騾車掌鞭之役每名議給月糧一兩五錢與遼陽衝鋒破敵者同矣而又給以安家似可減也又給以行糧似可止也此又臣部移會餉臣所斟酌者也今遼撫亦與餉臣會議騾車掌



鞭之夫每名月糧一兩五錢外而未給安家者可減也已給者不可追也而行糧俱可止也但查已支安家八千三百五十兩每人卽扣還一兩似不爲過然念支領日久似已花費則已支者准其開銷免扣可也然行糧既止而月糧一兩五錢相應照給可也若出關之兵約有十萬而閒汰不堪戰者亦不少正可輓運兼以舊額之兵總計則近二十萬遼撫疏報出關騾車八百三十五輛計夫一千六百七十名且本地召兵動以萬計而車夫一千六百七十餘名遼豈不能辦此卽遼人不善御然教之旣久習與性成豈有不能者轉運儘有人而必用關內之夫恐遼人習于偷惰非教之之道也今卽三月不能擺熟或再加三月以半年爲期似無不可至于兵工新議再加二厘如順永登萊四府止新加一厘者先日會議時臣亦再四籌踏登萊有海運之繁順永有驛遞之擾欲從寬免但爲兵



工罔三處額數不敷則不得不加然止加一厘亦屬體卹矣臣又念及加派至再小民何堪復議加派一年者卽免帶徵一年則可以甦民力可以沛

皇仁也今撫臣欲將四府新加一厘請爲寬免但係兵工筭定數目去一分則少一分况已奉旨通行乎卽云衷兵工部應得之數補之恐二部又以爲難矣惟在道府督勉郡邑寓撫字于催科似兩便也旣該經餉撫按諸臣會題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山西巡鹽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遼警驚心國勢燒眉懇乞

聖明星速厝機以固內治于垂危事職聞心之痛者不能緩聲性之忠者不能隱情自奴賊鷲伏以來職每慮其迅于一發邇聞聯合西虜分寇遼之東西又聞奴已出新寨狼煙緊急職日但食不下咽憂遼東存亡在此一舉國



家安危亦在此一舉乃忽接邸報見經畧奴  
賊壓境火藥全焚一疏不覺駭目驚心弗知  
頂踵之所存也夫遼兵弱而不堪戰人心惶  
亂而不敢戰全藉火藥勝于強兵十萬或可  
制奴命而安人心乃一旦災燬殆盡適當賊  
兵壓境之時豈真天意耶此必奴賊奸細所  
爲或亦人心內變所作不然而何不先不後  
付諸一炬也嗟夫遼岌岌乎哉職遠處河東  
邸報半月月而始見未知此時遼情何狀或  
奴兵擁至城下經畧能清壁拒守但須得數  
日賊自以食盡而退遼之幸也萬有不測而  
神京震動則今日正呼吸存亡之時

皇上尚得稱疾天高聽迥不與羣臣面商可  
否決機宜耶尚得不允端揆之推使黃扉新  
斲布策制廟勝而乃令一庸輔今日杜門明  
日杜門耶尚可使蒙面耐彈之樞臣握兵權  
誤乃事耶銓弊山叢有肯洗心振刷者卽爲  
胥役所中尚得不急下冢卿使釐清部政速



補遼東三道耶尚得不允推各部寺院大臣  
使各運籌畫共策存亾耶尚得使梧垣晨星  
糾駁塵封寥寥數人點綴班行耶尚不下各  
差御史前後考選諸臣使爲曲突徙薪之任  
或備焦頭爛額之用耶科臣官應震疏云縱  
陛下欲效幸蜀幸奉天之舉誰與護

陛下而尾其役職讀此語淚血交流而何

陛下不省動耶遼東草盡糧乏兵逃馬倒經畧苦  
口籲之而司農不能應司農竭力按之而天  
下不能應近日遼東道臣無奈持鉢借牛車  
於勛戚而勛戚又不肯應今急矣危矣中外  
束手矣朱熹常謂內帑之積原以備他日用  
兵不時之需

皇上尚得不速發數百萬救茲急難直待爲寇資  
耶留事惟幾幾之先後間不容髮尚得不干  
羣臣策事之疏應時批發仍待司馬門三日  
不報耶當此人心危疑中外搖惑尚得不下  
罪已之詔感士卒之泣使人情有改觀之色



賊不足平耶蓋國家悠悠忽忽而有今日敝壞已極諸臣急急忙忙而策危舌唇已爛

皇上既不肯允行于須臾之緩勢不得不爲國家而行于危迫之日倘危迫而復不行則近來如日珥屢暈青龍吐火異風揚沙真是確有應驗而銅駝荆棘景色堪嗟職不忍言矣夫皇上時時言病豈知以皇上之病釀爲國家之病而國家之病實乃皇上之病瞑眩瘳疾針砭療症奈何拒羣臣苦口

之藥而諱疾忌醫良可憂也若夫遼東火藥雖焚邇見撫臣周永春以廣寧火藥應矣

聖諭該部又以硝黃發解矣遼兵雖弱不止十萬戰則不足守或有餘以經畧雄才調遣之道將協力而和士卒同懽而守效後晉吳巒守城之法投薪焚契丹之梯隨機應變又以廣寧兵屯三岔河爲倚角但得相持數日奴不食盡乎食盡不去乎去而或以奇兵尾之則在經臣相機裁度獨慮有細作在內或有奸



人內變禍乃難言耳然職所尤慮者奴賊卽去兵可罷乎餉可減乎今廷議用兵十八萬矣餉八百萬矣我與賊相持而未有已期則八百萬之餉亦年年未有已期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况三十鍾而致一石且多之至于八百萬此惟蓄于平日旣裕徵請時年又豐乃可易措今

主上旣未肯發帑天下括藏按塵加以捐助處置不遺餘力竟不能完此額數則天下盈虛大勢可知矣以必不能辦之餉值必不能罷之兵且茫茫無有結局徒使經臣與餉臣眈眈而交譏邊疆與腹裏眈眈而胥讒此立敗之道也計非屯田必不能濟此窮窘今遼東曠土甚多以新兵且耕且守或召遠方貧民就佃卽藉爲兵給爲世業設法給本而官以統之如是行之年餘或可濟而兵亦有廖乎今天下災傷流行處處饑饉卽職入河東僅期月州郡以結聚搶奪報者頻仍蓋遼餉之催



急如星火而飢荒之民藉以揭竿顧遼東不  
得不顧腹裏不顧腹裏終無以顧遼東不然  
運糧散于曠野牛馬死于山澤名救金城而  
實困三輔三輔還爲金城之禍漢龐參之言  
可不思乎况中夏之盛哀異勢夷狄之強弱  
異時措置之安危異使我強利用戰弱則稱  
用守今日正弱而用守之時也守則屯種尤  
急矣召貧民就佃卽藉爲兵之說誠不鄙其  
迂而悉心行之可以減餉亦可以減兵可以  
益餉亦可以益兵當此兵餉兩難之際而求  
兩濟之術誠莫如此策矣克國耕西零以疆  
漢杜預田苑乘以平吳今日屯遼陽以減奴  
辜可一轍諸臣言之屢矣

皇上竟束之高閣何耶夫禍患當前羣策尚壅舉  
國憂惶天聽仍高職不敢委之氣運尚冀  
九廟有靈故拾諸臣已言而未行者瀝血再陳  
皇上如念

二祖



八宗之付托不可相負國家二百五十餘年金甌不可輕棄

皇上四十八年太平天下不可有初鮮終則當此危迫早宜翻然省悟諸凡用人行政頃刻難緩之事迅速修行仍下廷臣議屯之疏令該部商確舉行雖曰亾羊補牢亦庶幾索艾救亾尚可置也

○朝鮮國王李瑋題爲痛辯誣枉備陳情悃懇乞聖明特垂矜恤曲賜洞察事臣竊查先該經畧楊

鎬據哨使獲到夷人口供奴酋差達子與高麗講話要和又差中軍迎接高麗宰相等情據此牌行遼東都司咨問小邦所差何官前往建夷所言何事等因小邦得此不勝怪訝因念前項所報似出于傳聞之訛或涉于狡虜之計不欲取較爭辯只將小邦邊臣省諭胡差情節回復都司以憑轉報去後隨該臣奏陪臣李覺回自京師啓稱職在京裏聽得遼鎮塘報有稱奴酋差達子與高麗要和迎



接高麗宰相講和一節關係匪細或者奴酋以捨去麗兵誘我屬國合無仍示

宣諭勿墮賊計等因聽此職等就便申訴兵部衙門等因具咨得此臣不覺悚然驚惕然懼繼之以憤惋悶鬱罔知攸措伏審遼鎮所報一欵卽是日前哨役之口供者豈料邊上一虜之謊說展轉傳襲將成市虎臣乃不忍含默方擬另行具奏間續該賀節陪臣李弘冒等馳啓節該職等蒙差未到京裏將原齎表奏

禮物驗過進獻外竊聞

天朝之爲東事計者或以小邦與奴賊陽衡陰順至有船舸南至窺登萊徐兗之語或將

宣諭或要監護此等數欵痛冤枉極等因具啓得此臣竊詳賊胡肆逆罪惡積稔

天朝之內外區畫凡係安攘機宜劫毖方畧固已制勝廟堂以至綏輯遐藩庇庥偏服勤

勅諭之諄切

欽賞之優渥該部之咨會督撫之警飭非但勉以



犄角抑且喻以輔車無非爲小邦終始扶護  
免致顛沛之洪私也臣小邦臣民自聞此等  
各報莫不痛愕悞塞合口言曰惟我小邦于  
天朝則父子與逆虜則仇怨寧以國斃不與賊生  
忠貞之薦鬼神可質不幸罹此厚誣將何自  
列臣敢以通國羣情之所同寃者罄叩于  
宸嚴之下自奴賊匪茹小邦奉

聖主勅命承督撫咨檄悉從征期效敵愾天不助  
順孤軍絕援全師覆沒左營抵死血戰之狀

二帥偷生被擄之跡已悉于臣第一疏矣伊  
賊旣已捨殺小邦萬餘軍兵逆犯天兵顏行  
更結蒙古悉衆西寇猶恐小邦之議其後乃  
敢出遣差胡悍然通書儻辭悖說極肆狂吠  
其嘗試齟齬之情至克至慘小邦不知焚書  
聲罪斬使馳奏而相機制權兵家勝筭理合  
弛張待夷常道故仍許邊臣經自打發此等  
情節又具于臣第二疏矣蓋自國中不爲報  
答者義所不可也使邊臣隨意答之者斥之



不與也伊以後金爲號而邊臣中却謂建州云者本其受命于

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稱而邊臣却謂馬法者待之以番頭也至于陳說禍福省諭逆順終以

天朝寵綏之典不日誕降爲言者欲其革回改曷懷我好音也後據去回人口說奴酋見此答書乃以建州馬法等名及

天朝父母等語尤益嗔恨云此果小邦欲與通和而反有如此挑怨之說乎况此報書旣是邊臣所答故該道邊臣將機就計另差小校一名跟同鄉通事托稱回報前往奴寨要探彼中情形便是一介撥役有何官職而指謂宰相指謂差官乎未幾邊臣原差小校回自賊寨而本賊又復差胡再迭覓書乃以要盟作惡爲說無論不道所不忍言此等情節則又具于臣第三疏矣見據梁諫供稱奴賊旣以答書不好爲怒拘置寨外又該走回人供稱



奴賊將我國被擄人等盡行廝殺又曰奴酋  
言說朝鮮國王旣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  
語可選一將之兵將爲處置云伊賊蓄怒于  
小邦而慢說者至此尤極矣厥後又據走回  
人供說節該伊賊使其女婿好好里等來問  
我國之降將俺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從  
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朝  
鮮豈不聞知乎且奴酋之子忘古太等語其  
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關及

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鮮于  
後而先犯遼東又聞奴酋與其各將密議乃  
于迤東牛毛寨萬遮嶺西處遣兵防守造作  
攻城長梯要搶寬奠鎮江等處覬塞斷內外  
剗截腰脊其謀不亦慘乎此等情節又具于  
臣告急第四疏并咨經畧等衙門以便轉奏  
矣賊之必欲先搶小邦者日益驕桀其恣睢  
暴蔑之狀萬分叵測此果伊賊行和于小邦  
而又有如此寇劫之計乎奴賊之差胡往來



小邦境上也前後斥絕節次申飭邊臣而自  
國中曾無片言隻字之相聞酒食餽遺之相  
及若或因是而却通和因是而疑其情迹則  
不亦誣枉之甚乎往在萬曆十七年間倭酋  
秀吉遣致書假道犯上臣之先父王據義斥  
逐而伊賊乃以小邦遣使貢驢之說傳播于  
琉球及福建等處伊情所在固欲熒惑遠近  
使小邦獲罪于上國然後求逞其克計也目  
今逆虜狡猾特甚所謂通和等說安知不出

于伊酋之構誣小邦而然者乎此外飛詞架  
語如彼貢驢之說難保其必無則竊恐

天朝邊哨之報亦未免爲奸套所中也噫當倭賊  
之蹂躪小邦也三都八路盡爲魚肉國勢已  
窮基命無所而終守臣節不爲克賊所啗顧  
此奴賊雖極猖獗比之于桑酋之大勢固已  
不侔寧有一見克書遽爾恇怯受伊哄脅約  
成和好交鼎弊帛背君父悖天理辱祖先蠱  
宗社甘心禽獸之倫自求罔測之禍哉小邦之待



奴各該件欵如上所開凡係虜情節有聞輒  
達無事不報未嘗有一毫遺隱有咫尺之威  
顏萬里之明見而詎意旣脫細作誣供遂爲  
口實始焉而經畧者審次焉而遼鎮揭報馴  
至流言載路積疑成惑若以小邦爲怯于宛  
喝怵于犬狂陽衡陰順舸舸南至等語乃發  
于疑訝之中言之不詳胡至此極竊惟朝廷  
之上部科之間樞機所關議論所在豈特一  
時之訾毀實乃千載之鉄鉞倘或此等說謊

之報不獲明辯于衡鏡之下果如陪臣所聞  
者則東藩一域殆盡陷于覆盆之底臣竊痛  
之臣覆念所謂諭者諭其迷惑諭其利害提  
撕戒飭之意也監者監其事狀察其情形詳  
諒諦審之謂也小邦于今日之事旣無可諭  
之端亦無可監之機而乃欲置之于虞疑之  
地至煩外服之建置乎臣竊寃之漢時渠犁  
之屯田車師之破降或遣領護或設都護及  
焉耆龜茲逼于匈奴相繼叛亂復置都護班



趙之守于闐耿恭之控金蒲皆是也今我  
聖朝威靈輝赫神武誕揚臣妾萬邦之烈固將不  
屑于東京永平之比小邦之恪守藩屏罔愆  
候度又非若西域諸夷之比而設官命名之  
議殆髣髴于故事此小邦所以惶惑痛悶莫  
省所由者也臣雖至愚極劣固知

聖朝之與小邦務期極濟庇全于阡危喪敗之際  
惟當感戴欣幸之不暇而第緣事殊凡例名  
屬新創中外見聞率多致訝而異時國史書

之海內傳之或將以小邦擬之于古者降胡  
之國則小邦二百年來血誠事天生死一節  
之心迹遂無以暴列而終作夷虜之歸矣然  
則自祖先世荷

列聖之盛眷至此而始遺臣先父王偏蒙再造激  
冒生成之業至此而始哀微臣之曲被殊渥  
洵叨寵命之隆至此而莫保此尤臣之所大  
懼者也言念及此若無所容對臣民而蘊結  
愧覆載而踧踖區區肝血第切激烈而



天陛迥絕籲號無因伏望

聖慈諒臣情理以擴保綏之深仁以終昭雪之大德不勝幸甚

兵科叅看得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總之不離信義者近是信者國之寶也義者忠之屬也粵自逆奴匪茹我師失利三路大衄延及麗卒該國勤王之勇將士効死之節此舉朝之所深加亦舉朝之所隱痛也已而首勢益肆我備全疎開鐵繼陷北關隨亾風鶴皆兵屋瓦

俱震而差胡往來于麗境塩驢貢獻于報牘雖未必非行謀之游辭亦不能無觀衅之疑慮廼國王一封馳奏寸心欲剖其不與彼俱生也壯志直吞胡虜其不甘此厚誣也丹衷可對鬼神此而不爲一暴白之母寧謂我實忠君而反謂肯君以至此乎且其陪臣李廷龜等又有呈矣反覆于君臣天地之位諄切于父子天性之親情見于辭氣激于志卽其上下之義不受辱愈見主臣之信無二心向



來宣慰之遣旣成築舍今日昭雪之議應同  
迅雷懷遠人而懾逆酋樹聲援而牡犄角在  
此舉矣抄出速覆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姦細回鄉供報皆同東  
夷西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伏乞

聖明卽勅救援事職方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夷虜合謀入犯情形甚真遼陽廣寧俱在危  
急着經畧督撫鎮道等官竭力防禦務保無

虞廣寧添兵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到部爲  
照廣寧爲全遼重鎮介在東夷西虜之中自  
來惟撫臣屯重兵以兼制之邇自奴酋猖獗  
虎墩抄煖諸夷虜乘釁跳梁經臣始有征夷  
征虜之分然旣稱夷虜合謀我亦宜合力禦  
之顧東不得遺西而備西亦所以固東兵有  
可增何俟撫臣疾呼而後應哉惟是議兵于  
今日則難之難矣各邊鎮設兵自衛只有此  
數一調于四路誓師之前而邊鎮空再調于



三路敗衄之後而邊鎮益空不得已而以募  
補調應經臣十二萬之請又不得已而調之  
又調募之又募以應經臣十八萬之請此在  
臣部索賦幾于心碎血枯在從事諸臣亦既  
勢窮力竭而無可奈何矣然使有餉猶可議  
兵也遼自喪敗之餘人不樂往安家馬價衣  
裝非厚給以二十五金不能得一兵計兵一  
萬領餉銀二十五萬臣部從何得此錢糧雖  
經會議加派安家馬價乃計部止分山西陝

西蘇州三處九十四萬山陝先多支用蘇州  
遽難符至有加派之名無加派之實卽前議  
十八萬之數尚恐不足再欲廣寧增兵二萬  
是竭澤之漁也臣不敢也是無米之炊也臣  
不能也無已查有景國佐李成龍見領山陝  
民兵家丁九百餘名與麻劉二罪師罰贖家  
丁一千八百不在原題十八萬之內計十八  
萬數外約餘畿輔募兵一萬今河西勢急應  
量留前三項之兵合廣寧新兵七千與該鎮



原設主兵似亦足爲分防之用然酌量緩急  
是在撫臣會同經臣通融調度河東河西同  
爲遼地防夷防虜總屬王師當不以畛域起  
見一彼一此致自斷其聯絡之聲勢也至遼  
陽見在兵十一萬七百八十餘名將出關兵  
三萬一千三百外尚在催發兵三萬有餘亦  
不甚縮經臣原題之數臣所爲計兵者止此  
矣臣力竭矣若日多多益善萬不敢謾語以  
貽誤撫臣也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一體遵奉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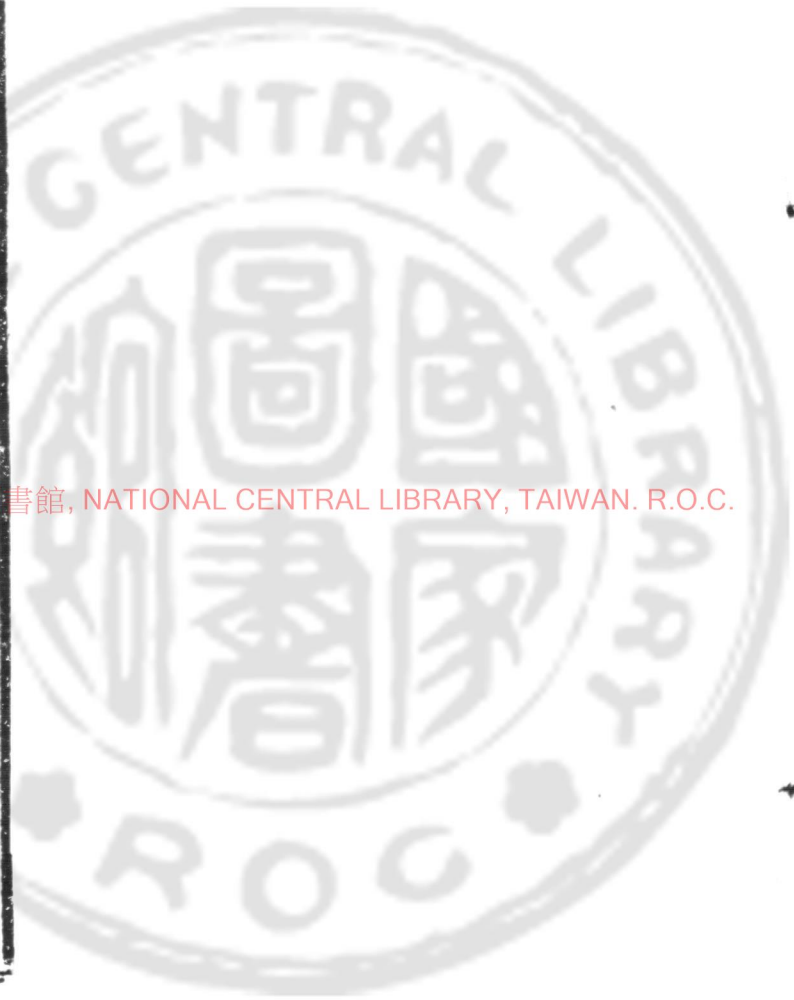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終



籌  
造  
頌  
畫

四十二卷  
四十四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四十三

庚申仲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東  
閱已竣以陳遼左事宜以祈

聖裁事蓋自奴酋匪茹恣狼心而逞暴振鸚音以  
挺災索賦徵兵海內雲擾

皇上不以職爲菲薄遣閱東方奔走蹄輪凡陸閱  
月念職侏儒凡知不能左屬平胡之韃右握  
滅逆之矢以共襄九伐早奏救寧循省寸衷



恒含片媿竊于東事揣度情形賊利速而我  
利遲賊對交而我散逆則且耕且守西連東  
拒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合以圖撻伐之功此  
其本要也諸凡戰守機宜經臣熊廷弼以經  
緯之略大力肩承督臣文球撫臣周永春按  
臣陳王庭以忠蓋之猷同心翼贊謀斷咸備  
營衛必周職思毗佐大猷亦或謬陳管見第  
臨時商略者已往使爲陳言先事圖迴者將  
來尚難逆覩不敢輒形奏續塵瀆

聖明惟是皇華奉使靡及興懷愚鄙自慚咨詢敢  
怠或得之道將建議或採之士庶敷陳或  
爲目前難緩之圖或爲異時善後之策輒具  
款目臚列上聞如足收塵露之益伏乞

皇上裁察

一議屯田照得屯種之法每屯軍授田五十畝  
歲輸二十四石仍給本軍以十二石爲一歲  
之俸而收其半以豫儲故軍與國兩利焉自  
屯制廢乃改爲佃種每畝歲收籽粒三分無



論多寡之數相懸且本折之用甚異非積粟  
實邊之初意欲議屯田非復屯制不可也屯  
制復而本色充然足濟今日運事之艱難也  
以江東論金復海蓋四衛生齒頗煩虜騎不  
擾犁鋤之用似遍原隰其有荒棄者責戍守  
土官設法開墾亦足以濟開鐵二處戎馬闌  
入鬼燐相照有糧且爲盜資况問可耕之地  
乎自遼陽而東至瀋陽及寬奠等處地方多  
可耕而賊倣時聞人情惟怯得屯田萬餘與  
土民並耕或能彼此相仗以事隴畝然見在  
之軍以荷戈而憂不足能分以荷犁耶無已  
則如左監軍道臣高出議借兵之力護民之  
耕人耕于此地者免其役半耕于此地者免  
其運令此一塊土足糊其人之口而其餘貿  
易於市者便可佐官運之不給充折色之名  
實是不必有屯田之名而實有其利此所當  
亟講者也自廣寧而東至三岔河北爲虜穴  
南爲湖地亘極于海墾而爲田不可以千萬



畝計以與虜爲鄰且地下多水患自驛堡墩  
臺而外居民絕少四望無煙惟蘆葦蕭蕭耳  
或調撥或地方召募得屯軍二萬以屯制授  
田先開河一帶使旱潦有備以開河之土便  
築邊牆或五里或十里置一屯堡住屯軍二  
三百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延袤一帶旣  
成樂土且號長城此圉政第一義至廣寧以  
西錦義寬而寧前狹播種外尚多沃壤苦無  
軍耳古不有募民田塞下者乎不有徙民實

塞下者乎宜如寧前道臣王化貞議

明詔天下凡罪應戍者俱改謫寧前錦義得以營  
田自贖能墾田百畝者三年爲期八十畝以  
下者四年爲期五十畝者五年爲期貧無力  
者傭作十年俱得除罪給照還藉所墾之田  
因以給軍兵食兩裕蓋近來謫戍者皆多雄  
黠名隸尺藉身復他往衛官借此冒糧徒糜  
費耳不如責以實事開之赦條使樂趨寬宥  
而忘開墾之勞可廣收其用此策之最便者



也至議屯軍立屯具辦屯牛當先一歲計之  
以待次年之用且屯糧收於秋成之日屯軍  
當先糜一年之糧作何設處都應早計伏候  
聖裁

一議運事職聞軍聚糧虛脫巾立見遼陽軍餉  
其折色者計部方那借設處所云日中而問  
曰矣本色之餉軍中最急所資海陸二運督  
餉侍郎李長庚精心講求竭力營綜派糧開  
運大費擘畫撫臣周永春議將順永登萊四  
府加派一厘併行蠲免如蒙

俞允則順永之拮据接運登萊之如額派運必所  
不辭海運在山東者登萊道臣陶朗先不避  
勞怨盡心籌國陸運在關東與海蓋者永平  
道臣袁應泰海蓋寧前守巡諸道臣鼂勉共  
濟不遺餘力然畢竟百車之力不如一舟職  
前至海上見寧前道臣王化貞所造運船合  
混木爲舟製極完好此遇礁石如堅車過軟  
草耳北車南船當一破此論矣今海運可由



直沽中道樂亭北道并芝蔴灣運事等項永  
平府推官來斯行條議甚詳諸臣正在商略  
第寧前木賤而匠役甚少在此中者既多東  
調遼陽欲募之閩中又率惴惴焉以東調爲  
慮匠役既難成造不易宜如推官來斯行議  
將海上往時私販及沿海豪家大俠力能呼  
召者重懸募格以招之或天津或樂亭或芝  
蔴灣有造舟若干堅完可用明開鄉里保結  
于官運中同幫領運可運一千石者議題准

守備職銜一萬石者議題准叅遊職銜事完  
卽與遷轉其願改文職者准例監數日除授  
不必挖年挨選當有欣然樂從者伏候

聖裁

一議寬覈竅料奴賊動出萬全自撫順至遼陽  
幾二百里趨利頗艱退走不易非西虜勾連  
扇動相應於河口以分我之勢而乘我未敢  
直走遼陽城下我惟休息訓練消弭內患預  
設方略以待之守似可堅所慮者彼于寬覈



等處大肆掠闕覬南衛遼陽方嚴兵自守  
不能以長鞭及馬腹則南四衛蕩搖可虞而  
遼陽益孤矣頃海蓋道臣康應乾去年督寬  
奠路兵與職言重山之險真如天塹我難于  
往彼豈易來聞東山曠兵尚二三萬計此輩  
嶮峻飛騰奴酋稱爲山耗所素畏焉如號召  
招揀使或百或千自相團結不用安家行糧  
之費第給之衣甲月糧就其中能團結百人  
者卽爲百夫長能團結千人者爲千夫長隸

名軍藉將領不許侵擾第以名法相束亦不  
宜徵調與官兵同部以啓事端第令無事則  
合伍耕農有警則據險殺賊使家自爲守人  
自爲戰而嚴禁其出牆偷竊以釀禍曠兵團  
結一成卽四衛之藩屏也伏候

聖裁

一議修守照河東西與虜共城而處所藉城堡  
爲保障墩臺爲耳目

祖宗時廓清驅逐之餘兵威遠鎮徇環衛森密漸



至今日兵愈弱而防愈疎何無戶牖綢繆之計也惟經臣熊廷弼往者巡方時自三岔河而東築沿邊土牆竊虜無敢闌入者又先道臣李松西接關門東至鎮夷河築邊牆四十里基厚而堅制周而備職頃至河口視之爲徘徊歎息惜後人不踵致前勞半擲蓋相距已四十餘年使歲相續爲修築自山海至三岔河七百里無虜患矣今險隘城堡在河東者除遼瀋寬奠鎮江四衛懿路汎蒲之外其

餘或荒爲鬼燐或鞠爲茂草應候東平徐議修復之工自三岔河以至廣寧所過城堡大率舊腐不堪所幸原設墩堡尚荒棄者少如用職屯田議開河一帶取土隨築邊牆足資防衛自廣寧至山海關義州野曠而平錦州便依山爲險猶幸去邊差遠至杏山塔山以至前屯則逼虜矣杏山之大福大興二堡林木蔽天棘蘆滿地虜之出沒甚易原設墩臺二十一座每臺軍三五十名不等瞭守頗密



後以軍漸少虜患日殷墩臺亦日費止存紅螺鎮夷鎮寧三臺耳此緊要邊防極宜修復道臣王化貞以大邊濠河歲久填沒虜騎易于馳驅急圖開濬而地方軍伍日送牛送運無可供役爲之束手至段木衝仰視峻嶺四圍溝路爲受敵衝口與大興堡輔車相伏勢孤地險兵衛不足招募居民無肯往者地方建議請移置此堡於仙人洞山增兵數百我之瞭賊甚便賊之乘我便難然此等工程豈

空言能辦查昔年班軍曾赴寧前駐防不知何年議止宜照薊鎮修工例撥班軍二千更番調守且修且防自寧前而東漸及于廣寧量其險要緩急漸次修舉如鐵場臺興水段木衝四堡極爲險要各增兵五百其備禦等官有能悉力防守一歲中有無失事者卽與題請優敘加銜職見邊戍惟墩臺瞭守與聽靜撥夜之軍最危最苦而關係最重問其月糧猶夫人耳宜酌其極衝次衝加增糧餉如



瞻望有功偵探得實者願賞願官准與優議其所轄將領不論風寒雨雪曉夜稽查賞重而法嚴人知用命則險隘足以禦賊有軍足以守隘庶幾一帶金湯矣伏候

聖裁

一議養馬遼陽之馬計料月給九錢而馬多瘦死者以草料之價騰踊倍常或各軍不肖者第求飽腹不復問馬耳誠木色芻豆接濟以時給散以時更每官馬三百匹委千把總一

員帶火軍二十人驗料剉草攢槽喂養專爲責成視馬肥瘠定其功罪則可無人腹自飽馬骨漸高之弊職往過沙嶺高平間固有尠馬料不足者北至寧前而或求增馬乾或求長給馬乾告者紛紛緣往時此中養馬者皆有戶丁幫貼故每月止一錢八分今戶口寥蕭誰爲幫貼重以援兵之馬與出關之牛絡繹相望料草騰貴所給不足營五日之飽而往來迎送骨立蹄穿責以買補旣罄其賣兒